今天：客機艙內便是異國

記日紀經意生
文田子寿　昼黄·羅

上了飛機，山田帶一能說北京話的秘書小松君同行，為何候我們三個。小松恭謹能幹，我為了日本留俗專賣「手信」禮物，足買了兩箱歐洲珍貴男女用品，兩位女士即衣箱一大件。我們事前未通知任何友，朵娜同意，說「離開三五日，乃平常事。」

飛機，晨中型，港日直航，我同二小姐有英文名連娜，她喜歡我叫她乳名小二。一排右側臨窗三個位，我坐出過，讓她近窗，朵娜坐中間。山田同小松坐在我們之前大排。

朵娜能說應酬日語，不意飛行後，發覺小二同日本空姐，大說日語，使我吃驚。朵娜的經濟科出身。而且與母是日本人，從小就學了阿姊唔賣我！」我對小二說：「要請除能留日語才成。」她搖頭道：「你也很能說了，我只知道樣說、寫，就是不能教文法道理。」

「這才自然哩，總之，至少現在你是我們公司的日文秘書！」朵娜問我，遇新幾何？空姐正送汽水來，浪熱毛巾卷。初登青天，晴朗白雲，預兆此行大吉。

報載王錫爵在北京發表評彈華航的談話，朵娜說：「最要緊是華航中國總公司，每發電，十有九鈴響了三分鐘也沒有接總。這眞是在香港幾十家航空公司獨一無二的一家！」

「人地接線小姐——阿怕要得去所了呀，何況你們小姐們、太太們，一個月必有幾天出入洗手間呀！」小二大欣賞我的話，笑道：「大夫教我一下：『鬼話，當眞十有九沒人接，有時令人急死。航空公司，也官氣十足。』小二却說這不是官氣十足，而是恰巧用了吊兒郎當的女接線生。

機未坐滿，大不如以前之樂矣。日航飛東南亞線的空有台灣靚小姐，也偶有棕色高大的菲律賓小姐。但今次却有說粵語之香港空姐，可能是為了東南亞華僑富商吧。開餐時，羣雌逐逐（粥粥！），又忙又快又有條理，小二問了來送套招呼我們的南個靚妹，其最玉立而描條者指指小霞章——「靜波」。小二啊了一聲：「西至那咪桑！」——「海！海！」

動身是香港午後十二點半——東京一點半，到達時在當地五時了。山田發後過來客氣說：「公司有三輛車來接，走京成快速道，六十分鐘可到大谷丁。」東京下午五時已用燈火了。

一三：走西曬上山

說出來，她亳不考慮地說：「走舊路，我不要媽媽並不執意留客人，叫兒子上山。她警視琦西一下，又道：「方便嗎？」

「山上白屋只我一個人居住，有什麼不便的？」琦西說，與金火交換個眼色。

現自，金火送她走出，忍不住說：「我穿了你妹妹的衣服……」

「你換出來的衣服，媽媽已跟你先覆，等晾乾後，我帶去給你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穿上妹妹的衣服，你倒像水上姑娘！」

「我本來就是水上姑娘嘛！」她說。

兩雙腳在鐵絲網下有破洞的地方停歇下來。

他說：「你先鑽過去，我蹲下來，以做掌上壓的姿勢，兩手分別向前扒，兩腳配合，很快，她在網的另一邊，站起來。

她笑問：「我像狗嗎？」

他說：「像穿山甲！」

他把走兩條路的情況說出來，她亳不考慮地說：「此舊路，我不要走，我本來是走過小墟，沿拉圾焚化爐旁邊的登山小路往上行，然後繞過樹林，低達山腳，向北走，到目的地。如果他跟她走正路，一定會在墟上遇見熟人，在墟上遇見熟人，他和她直走向海邊空地，到達鐵絲網時，她看看自己身上的衣著，忍不住說：「我穿了你妹妹的衣服……」

「你換出來的衣服，媽媽已跟你先覆，等晾乾後，我帶去給你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穿上妹妹的衣服，你倒像水上姑娘！」

「我本來就是水上姑娘